



# 教宗本篤十六世談中國教會的希望

教宗本篤十六世

（編者按：教宗本篤十六世於一九九六年接受著名記者彼得·海林的長篇訪問，而完成了 *Les Mots de la terre* 一書，著名國籍聖經學家房志榮神父對這本書珍而重之，並取得版權譯為中文，取名為《地上的鹽》，時為拉辛格樞機的現任教宗，應房神父的邀請而特別撰寫中文版的導言，以抒發對中國教會的關懷。本刊現承台北光啓社的俯允，將中文版導言設在今期刊登，以誌中心成立二十五週年之慶，實在感激之至。謹此代表本刊讀者，向光啓社社長鮑立德神父及譯者房志榮神父表達萬二分敬意。）

## 信理部部长拉辛格樞機 致譯者房志榮神父的信

尊敬的房神父：

因了過去幾個月我的負荷沉重，直至目前，我才能針對下一個千年裡基督信仰在中國的未來，寫下幾個感想。我給予這些思想一個「導言」的形式，並希望整體上多少回應您的構思。我既非先知，只好由過去出發，從那裡吸取靈感而嘗試對未來作一投射。

衷心問好並祝禱天福！

您的

十若瑟樞機拉辛格

梵蒂岡城

中國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

## 中文版《地上的鹽》導言

誰以基督徒胸懷想到中國，一段悲慘的歷史難以抗拒地會映入腦際；方濟·沙威在上川島上等著一個信徒，把他帶到中國內陸去，好能在那裡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，如同不久以前在印度和日本作過的一樣。這一位大聖人的多方長途跋涉，像是萬民使徒保祿傳教旅程的翻版。保祿的傳教之旅建立了地中海一帶——即未來的歐洲——的異邦人教會，將之投入亞洲世界的脈絡裡，這樣終於完成了基督交託的使命；把他的訊息傳至天涯海角。這裡凸出一個不尋常的對照。保祿在其小亞細亞的行程中常遇到新的阻礙，給他指出，這條路或那條路不是聖神所選的路。謎底在夢中解開；他看見一個馬其頓人，向他喊說：到這裡來援助我們！方濟·沙威深信，在他內心也很逼真的聽到中國的聲音，喊著要聽福音。可惜他的「馬頓其人」，那個要為他開啓

中國大門的人，始終未到，而方濟在未能完成任務的悲哀中去世。中國的時刻顯然還沒有到。

其間基督的喜訊已多番觸及這個碩大的民族；聶斯多利（景教）教士第七世紀曾深入中國；方濟會士於十三世紀再度來到中國，甚至建立起北京總教區。但這兩次都未能使福音長久紮根。步武方濟·沙威的後塵，耶穌會士們再度向中國挺進，一瞬間好像亞洲的智慧要與基督信仰攜手互助，而中國可說由上而下，透過該國的智者，會被引向基督王國。但這一希望落空了，也許不只因了禮儀之爭，也許因為手法太大膽，以致未能達到普通百姓的心，而信仰之為物最後還是在於簡樸。十九世紀的宣教因與歐洲大國的強權政治掛鉤而受累。從此基督信仰正式被視為一件歐洲的事，傳教工作看來像是歐洲殖民主義的一部分，其企圖是要全世界接受歐洲的思想和生活方式。然而傳教士們的犧牲精神確實深具說服力，結果雖然不會有過大規模的中國歸主運動，教會卻悄悄地在成長，許多殉道者的作證指明，

基督的喜訊如何深深觸及人心。

當基督信仰及由之而來的教會在輕聲地茁壯時，於十九世紀中葉突入的歐洲文化或歐洲的粗野，卻給中國傳統的世界觀帶來日益增長的危機，終於在政治結構的危機上具體地表達出來。其時發生一件惹人注意的事：歐洲的自由文化固然震撼了中國的宗教和道德傳統，但其本身未能給予任何答案。日本曾經按照自由主義的模式漸漸使自己改頭換面，中國卻未能憑這些前提重新塑造自己。另一個歐洲「產品」——馬克思主義，似乎要把中國的傳統文化，各種自由派的嘗試，及慢慢長大的基督信仰同時予以肅清。在毛澤東的言和行裡，馬克思主義好像成了中國本土產物。毛給予尋找人生較好秩序的問題以清楚而強硬的答覆。他自封是科學的代表，而建起一個支配生命全部領域的國家與社會秩序。中國好像找到了自己的路，並成了應用社會主義的模範國。同時教會顯得「過時了」：教會好似是屬於過去時期的。中國在其歷史的路上可以說已跳過了

這一時期。

這其間馬克思體系的自我矛盾使表面的科學準確無誤全然解體。一方面，文化大革命揭露了烏托邦許諾的無政府和毀滅性的面孔。另一方面，經濟的內在需求跳出了國家的全面控制，並要求重新與自由方案對話。在又一次新的醞釀過程中，宗教會扮演一份角色嗎？或者只是一些經濟的法制在塑造著這個世界，像極端的自由主義想說服我們的那樣？這一自由主義其實跟馬克思主義一樣也是唯物主義，雖然採用另一種方式，基督信仰在中國還有希望嗎？中國本身有一個希望嗎？

一個留心的觀察者會越來越清楚地看清：人不只靠餅生活。經濟不是一切。馬克思學說的極權主義所以失敗，正是因為它不肯承認宗教的不可替代性：人常追求無限，任何純物質的解決方案不能令人滿足。馬克思學說的第二和第三代理論家完全承認，一天有人在，一天宗教不會停止。問題只是：基督信仰會是一個長存永駐的答案，並且在中國不

僅能為少數人所了解，所生活，還能成為塑造整個中國的一股力量嗎？將會出現一個亞洲的、中國的基督宗教，就像它由猶太人走向異邦人後出現了一個希臘和拉丁的基督宗教？會否猶如古代之末出現了一個德國的和斯拉夫的，一個歐洲的基督宗教，並在隨後塑造了美洲大陸？

誰信基督，就會深深相信，基督宗教的確有此潛能，並深信在世界社會自我建立中，它會達到其使命的一個新階段，它有一股內在力量，給予個別文化的精神向度一個新形式和生存能力。只須回想一下古代結束時地中海一帶所發生的事，就不難發現，那些古教和古文化的遺產不是靠哲學家 and 皇帝們所從事的革新努力得以存活下來，而是在基督信仰裡接受了新形態，才得以成為持久的遺產。基督宗教不會把中國豐富的遺產挪到一邊，卻在十九和二十世紀的危機之後，會反過來成為一股力量，讓這遺產活下去，並繼續開花結果。在各種轉變的過程中，基督宗教所提供的不是破壞和斷層，而是繼



續前進的生命力。當然不該把基督宗教的這一新機運想像爲一種行軍的速戰速決。快速奪取的也會快速地消逝。這一點可在毛澤東所創建的世界相對的短命存活上顯示出來。不必著急，持久的東西長的慢、輕微、有耐力，甚至在多種的煎熬之下，中國教會的這一緩慢成長，它的這個芥菜子形態，正好對稱爲「那棵大樹」，天上的飛鳥會在這棵樹上築巢。

方濟·沙威無奈地敲中國的大門時，基督信仰的時刻爲中國尚未到來，但所有的輕聲腳步，那些使信仰在神州大地慢慢前進的腳步，並不徒然，而是緩慢成熟之路上的階段。爲何這樣緩慢？爲何如此延遲？天主知道。爲我們來說，第四世紀米蘭的主教聖安博所給的答覆有助於繼續思考下去。當時地中海一帶的人也曾問過：如果基督信仰確是天主拯救世界的真正工具，爲什麼它到的這樣晚呢？安博答說：「誰這樣埋怨，也該埋怨收穫的時期：莊稼成熟的這樣晚。他們該埋怨葡萄的收成，要到年終

才成熟，他們該抱怨橄欖樹，是最晚結果實的。」（書信十八）第「十一小時的工人」並不比第一小時的工人有更微小的使命。收穫是按照果樹的性質整年攤開的；先是草莓和櫻桃，後有穀物，然後有葡萄，最後年終才有橄欖。後者因此就不那麼重要？不那麼珍貴？同樣天主的收穫也有它潮汐和道路，在這些路上成熟的整個歷史常是收穫的一部分。在此意義下我們基督徒會忍耐地等待，欣喜地意識到，最珍貴的果實、葡萄和橄欖，來的最晚，而正因此把一年的全部禮物，連同它的潮汐、太陽和雨露、黑暗和光明，都匯集於自身了。

羅馬，於一九九八年舉揚十字架慶日（九月十四日）

若瑟樞機拉辛格